

<<一个女人的悲剧>>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一个女人的悲剧>>

13位ISBN编号：9787020071999

10位ISBN编号：7020071996

出版时间：2009

出版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艾芜

页数：19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一个女人的悲剧>>

### 内容概要

《一个女人的悲剧》是艾芜最有影响的中篇小说：周阿四被抓了丁，周四嫂孤身一人要抚养几个孩子，支撑残破的家。

她受尽乡长、地主、商人、乡丁甚至巫婆的压迫和欺诈。

她的儿子病死了，她和两个女儿在这个“鬼世界”实在活不下去了，于是爬上山崖，抱着两个女儿跳崖自杀了。

小说通过对周四嫂一家悲惨遭遇的描写控诉了旧社会的血腥和黑暗，给人以沉重压抑之感。

本书一并收录了《芭蕉谷》、《乡愁》两篇小说。

## <<一个女人的悲剧>>

### 作者简介

艾芜，(1904 - 1992)现、当代作家。  
原名汤道耕，笔名刘明、吴岩、汤爱吾等。  
艾芜是道耕的笔名，他开始写作时，因受胡适“人要爱大我（社会）也要爱小我（自己）”的主张的影响，遂取名“爱吾”，后慢慢衍变为“艾芜”，从此，这一名字就伴了他一生，真名反而鲜为人知了。  
祖籍湖南宝庆府武冈州,四川新繁人。  
1921年考入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1925年因不满学校守旧的教育和反抗旧式婚姻而出走，漂流于云南边疆、缅甸和马来亚等地，当过小学教师、杂役和报纸编辑，并两次差点病得差点死去。  
因为同情缅甸的农民暴动，1931年被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回国到上海。  
1932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开始发表小说。  
在上海期间，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南国之夜》、《南行记》、《山中牧歌》、《夜景》和中篇小说《春天》、《芭蕉谷》以及散文集《漂泊杂记》等。  
作品大都反映西南边疆和缅甸等地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及其自发的反抗斗争，开拓了新文学创作的题材领域。  
他所描写的传奇性故事，具有特异性格的人物和边地迷人的绮丽风光，使作品充溢着抒情气息和浪漫情调。  
这些作品大量以早年的流浪生活为背景的作品，逐渐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  
鲁迅先生称赞他是最优秀的青年作家之一。

<<一个女人的悲剧>>

书籍目录

芭蕉谷乡愁一个女人的悲剧

## &lt;&lt;一个女人的悲剧&gt;&gt;

## 章节摘录

芭蕉谷 这女人，姓姜，有过四个丈夫，因此，身边的一群儿女，样子不相像，正是不足为怪的。

第一个丈夫，做小买卖的，是个走边地的好角色。

傣族人和景颇族人都同他合得拢，愿意把他们的麝香和象牙也拿给他，只调换一点点烟草布匹之类的东西。

他自己，很勤俭。

赶起路来，像马一样，连小便都是一边走一边拉起大裤脚来撒的。

饿了时，就把货担子挑到彝人门口，只买一两个铜板的蜂蜜，拿来嘎饭，别的菜和盐，是不需要的：因为这样，才能经饿些。

后来，同这女人结婚了，就把成天赶路的生活全盘结束；而在芭蕉谷的路边，修起两间茅草屋来，开起息客的店子。

芭蕉谷里，没有另外的人家，到处都长着芭蕉，芒果，椰子，和一些常年不落叶的野树。

门前屋后，总有紫绿的含羞草蔓生着，年青的女主人，光着肥大的足板去把它割了，不久却又长了过来。

店子的生意，也像谷里的草木一般，极其茂盛。

先前经过这里的客人，需要在大树底下生着野火，露天过夜的；现在却得围着矮脚桌子，坐在茅檐下面，享受男女主人亲手端来的汤菜了。

即使夜半时候，听见岭头豹子吼叫，也用不着耽心，因为身子已在安稳地方，还害怕什么呢？第二天，就是多给主人索去一些店钱，自家心里也还要满意地觉得：这实在是应该的呵！

店子渐由两间添成三间，屋外的空地，也开辟成了马场。

每天的黄昏，两人都疲倦到了极点，但眼里却总是含着微笑，而且满带着幸福的光芒。

可是，不久，男主人就中了瘴气，起初发着寒热，后来便剧烈起来，吃点草药，不见效，请山那边的傣族人来送送鬼，也不行。

终于，撒手去了。

这悲惨日子的到来，正是门前一树黄熟的芒果，给风吹落满地的时候。

回想一下，芒果开花，两人才来到山谷里的快乐的日子，真是过得不久呢。

女人到这时，好像才从梦中醒来，明白她是完全孤独的了，没有邻家，没有亲戚，而且围绕在她四周的，又只是些没人烟的山岭和野蛮可怕的森林。

先前背着包袱，随着丈夫，含泪离开的家乡，（那是个有人家有田园的地方呵！

）好像是已经隔得很远很远，自己一生，再不能一个人翻山越岭，走回去了。

不过，幸好她还有个怀孕的肚子，这算是丈夫留给她的希望，一点光明，她也凭了这，才能把自己支持下去，打发掉许多悲苦的日子。

但过路的马夫和客人，却常常打趣她，把她看成无主的东西似的，任意说些调笑的话语。

“老板娘子，一个人不难过么？我想，白天倒容易呀！”

吓，吓。

“听我劝，老板娘子，学尼姑做啥？该寻点，……哈哈。”

同时还有意无意地，唱些男女偷情的歌曲。

女人渐渐觉出年纪太青，独处总不是事，何况早晚又不得不有个帮手，而且，在孩子诞生的前后，更加少不了人照顾，于是，便让一个做生意的汉子走进店来，补了老板的地位。

从此过路的马夫和客人，也再不敢当面说无礼的话了。

可是，这汉子，在远方另有家的，到边野地方来，原只想白手抓钱，发财回去，哪能长久住下去呢？不到一年光景，便将店里的钱财完全卷去，悄悄逃走了。

前回只失去了心爱的丈夫，这回更一同打失了勤苦的积蓄，女人几乎哭得死去活来。

此后，每天早上，客人一去后，若是觉得心里难过，便抱着女儿，爬上岭头，在爸爸的坟上啜泣一番，并且诅咒自己，数说自己的不是处。

## &lt;&lt;一个女人的悲剧&gt;&gt;

一面将坟上的荆棘拔去，让那些会开好花的野草顺顺畅畅的长着。

这时，她照常做事之外，唯一的快乐，便是整理坟场，和看女儿天真的微笑。

可是，不久，她发现肚中留有孽障，而且渐次蠕动起来。

便停止到坟场上去了，因她觉得这是一件害羞的事情，会对不起女儿的爸爸的。

并且，一壁想起那个卷逃的男子（一想起，就有着一双狡猾的眼睛，闪现在她面前），就一壁拍打她的肚皮，恨不得快些落地，好让自己干净做人。

同时，那些过路的马夫和客人，看着她的大肚皮，更加说出放肆的话来了，而且也不再叫她老板娘。

“胡乱同人困觉，怎么成？总要下细找个好的。

” “我想，找一匹马，倒要好些，它不会踏了你，就跑了的。

” 接着，眼睛是斜斜地瞧，或者突然发出了哄笑。

然而他们又是不能得罪的，因为他们究竟是生活的靠山，衣食的源头哪。

她慢慢又觉得有个男子的好处了，但一想起才受欺骗的事情，就竭力把这念头打消。

可是，身体便从此在劳作和气苦中衰弱下去，每天疲倦来像病了一样。

到要生产的前半月，简直倒床了，动弹不得。

幸好一个病足的马夫，留在店中养息的，一向很正经，也老实，并不曾趁伙儿打趣过她，就发着慈悲心肠，做着女人不能做的一切事情。

并在生产的时候，还用他的笨手笨足充当了临时的产婆。

婴儿落地后，她听说是个男的，便不愿意把他丢掉，因为自己一生，不正需要一个儿子么？还有，这到底自己生的，总比过养别人的孩子好些。

到满月后，身体复原，就带着女儿，抱着儿子，到爸爸的坟上去。

这时，正是热带地方雨季终了的时候，远近的山峦，都在晴明的天底下，现着黛绿宜人的喜色。

树上枝头的猴子，大大小小，均在发出嬉戏的欢声。

坟周围已长满了丰绿的芭蕉，牛肝猪心一样的花朵，正开得红艳艳的。

使人觉得这不像死者长眠的地方，倒仿佛是谁家花园的一角呢。

女人到此，也就不再像往日一样，看见一坯新土那般酸心了。

只回忆着丈夫断气时候，望着她的肚皮，断断续续说的话。

“唉，要是有一个……儿子，我就……安心了。

” 于是，一面抱着孩子，倒身拜下去的当儿，一面含泪地祷告：“爸爸，就把他看成你自己的吧！

这总比过寄人家的好呀。

他长大了，一定会替我们烧钱挂纸的（泪滴下来），你阴间有灵有应，就保佑我们娘儿母子无病无痛哪。

现在就请你在这里安安心心地躺着呵！

” 拜过后，她便觉得仿佛丈夫已经点头答允了，而长久积压在心里的东西，也好像忽然消去。

同时新的幸福，也宛如又在开始一般。

她回头看看山下，从四山爬下去的绿丛，密密的，高高矮矮的，就像绿海的波涛，要将谷里那一点灰色的茅屋淹没似的。

因而，想着人们要在灰色茅屋里生息下去，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这在先前来上坟时，就有这么样的感触。

不过此次，却以为只要努力，是不用怕的了。

息了一会，她才抱着儿女，慢慢走下山来。

往回从坟上回家，门前屋后，以及马场，总有过夜的马，撒下好些马粪和稻草，须待自家歇了气，再去扫除。

屋里也现得零乱，客床上乱丢着被盖和枕头，地上则散着烟灰，口痰，和瓜子壳，那时心里难过，便把这一切看成可怕的难以逃避的恶梦。

现在却都弄得井井有条，十分清爽了。

## <<一个女人的悲剧>>

而且屋里的矮桌子上，正放着饭菜，热气腾腾的，只待自家坐下去受用，不像先前一面收拾屋子，一面招呼小孩，还须自家去弄饮食呢。

到这时，她才深切地体味着，这一个替她做事的跛足马夫，应该谢谢的地方虽是很多，但总没像这一天，这样令她难忘，令她感激。

于是女人端着饭碗时，便决定了意思，向他说明：愿意把这男孩子做他的干儿，并望他长在店里招呼下去。

跛足马夫一边吃饭，一边红着脸，点一点头。

在收碗的当儿，才忧郁地说了，眼睛却一直望着他那只跛了的足。

“足好了，我还要赶马的……我到底是个赶马人哪。

”从此，过路的客人和马夫，便又向这跛足的老实人开始嘲弄了。

“你怕不只做于爹吧？你这不老实的家伙！”

”“妈的，我们就不走运，到这些年程，还是光杆子。

”对女人的嘲笑，倒反而比较少些。

跛足马夫是不会打趣的，也不大会说话，听得不耐烦时，只能红涨着脸，生气地回答：“不要乱说！”

”他的朋友，先前一块赶马的，看不惯这情形，便劝他说：“你还是同我们一块去赶马吧，在这里羊肉不曾吃，白惹身骚！”

”跛足马夫便决定重新去赶马，女人留不住他，也只好让他走了。

这时候，她要接待客人，要招呼孩子，又要做七零八碎的事情，真是忙得过这头，忙不过那头的。

不久，孩子拖瘦了，自己也劳顿得一蹋糊涂。

同时，那些过往的客人和马夫，又把她看成无主的物件，而且，对她总起着非分的念头。

她一想起那个跛足马夫的好处，便失悔不该让他走了。

随后，跛足马夫又赶马经过这里，她便要他留下，并说干儿子也舍不得他。

而那抱在怀中的孩子呢，也的确在向他微微地笑着，表现着无邪的好意。

他就红着脸低下头，看着他的足，不好意思地说：“为了足，我也想留下的。

只是怕别人说闲话呀！”

你们是孤儿寡妇，我又是单身汉。

”女人没有说话，自己也脸红起来。

当夜她便到坟上去走一遭，向死人请求指引。

“爸爸，我实在不能自家做主了，请你今夜来告诉我吧！”

我该怎样做才好呀？你看，孩子再拖下去，就会……哪。

”她怕说出那个可怕字眼，接着便哭了起来。

可是，这一夜偏没有梦，她非常失望了，就对死人起了埋怨。

“他不管我的了，……他不管我的了。

……我倒是一直想起他的。

””

<<一个女人的悲剧>>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